



邓蔼梅感性系列

如此青春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如此青春

(台湾)邓蔼梅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 王 艳

如此青春

(台湾) 邓蔼梅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7.5 印张 2 插页 150 千字

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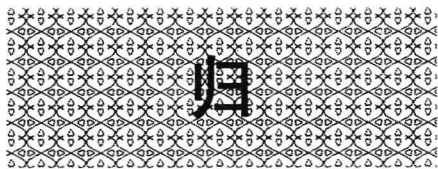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1—30000

ISBN 7-80605-368-9/I·316

定价:8.90 元

内容提要

热恋中的情人往往海誓山盟,唯愿长相厮守。当婚姻之舟扬帆远航,有多少家庭的小船经受住了风浪的考验?生存的压力,贫穷的无奈,多子的烦恼,无子的寂寞,青春和爱情已逝的悲哀……这本短篇小说集像一面镜子,折射出婚姻世界的种种影像。



“外婆，爸爸和妈妈真的要回来了吗？”小琳仰起脸问。她是个五岁的女孩，大眼、小嘴，皮肤有点黝黑，附近的人都称她“印度公主”。

“当然是真的。”朱老太太仔细的替小琳把辫子结好，并在发梢系了条红丝带。“邮差前天就把你爸爸妈妈的信送来了，你不是看见了吗？”

“就是那封边边有红蓝方块的信封？信封上有英文字的？对不对？”小琳热切的问。

“对呀！外婆不是念给你听过的吗？”

“爸爸妈妈从美国回来，我们要去机场接他们哦！”

“当然。不但我们要去机场接他们，还有你爷爷奶奶和姐姐也会去机场接他们的。”

“我真高兴可以见到爷爷奶奶和姐姐了。”小琳拍了拍手：“外婆，姐姐长得好不好看？”

“好看极了！”朱老太太端详了小琳好一会儿之后说：“你和姐姐长得一模一样呢！”

“怎么会一模一样呢！”小琳睁大了眼睛问。

“你忘了？小琳。外婆不是告诉过你……”

“喔！”小琳拍了拍她的额头，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：“我

记起来了。姐姐和我是双胞胎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什么叫做双胞胎？”

“就是……”朱老太太想了想微笑地说：“你妈妈在同年同月同日生了你和你姐姐。”

“同年同月同日生的，我为什么是妹妹？姐姐为什么是姐姐呢？”

“傻丫头，那是因为你姐姐比你早出生十分钟啊！”

“喔！”小琳似懂非懂，担心的问：“外婆，爸爸和妈妈回来了，是不是要和我们一块儿住？”

“你爸妈不喜欢住在山上，年轻人爱热闹。你外婆老了，又不愿住在那种火柴盒式的公寓里。我想这次你爸爸妈妈回来后多半不会再回美国了。也许他们会在台北买一幢公寓，你和姐姐以及爸爸妈妈住在一起，那才是真正的一个家。”朱老太太望着窗外说。雨后初晴，院子里的花草树木格外清新碧绿。她在这山上住了将近十年，头五年伟德还健在，他们一起经营山后的那座苗圃，日子过得平静而幸福。小琳的母亲容欣是他们唯一的女儿，那时容欣在台北读大学，只有放假的日子才会回山上小住。容欣是个活泼懂事的女孩，每次她回来，总会带回一两个朋友，整个山里似乎热闹了起来。伟德最兴奋，一点也不像是个长辈，他陪他们爬山，陪他们在星光下放怀高歌，在细雨濛濛里坐在石头上弹弹唱唱。

那是段快乐的时光，却是短暂的。容欣大学一毕业就和赵立结了婚，婚后就去了美国。

伟德思念女儿，容欣走后，等信和写信就成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了。

“明知这一天迟早会来的，我就是受不了。”伟德望着她说：“想想看，容欣是我们唯一的女儿，她却走得那么远。”

“其实她没出国时，在家的时间也不多。”她微笑着说。她不像伟德把喜怒哀乐的表情都挂在脸上。她何尝不爱容欣？何尝不思念容欣？当容欣和赵立走进出境室，消失在屏风后面时，她的心简直要被挤压得碎了裂了。此地一别，再见何日？

不过，她没有任泪水流出来。回头望望伟德，泪水在他满布风霜的脸上奔流。她轻轻的拍了拍他的肩说：“我们回去吧！过几年等容欣他们安定了下来，你可以去美国看她啊！”

“听你的口气，你好像不愿去美国看我们的女儿似的。说不定那时候你已经做了外婆呢！”

她的担心是多余的，容欣走后两年多，伟德因心脏病发去世，临死前他还问她：“容欣回来了吗？”

“她就要回来。”她骗他说，泪水涌上了她的眼眶：“她正在回家的途中，她是你最钟爱的女儿，她能不回来看看你这个老爸爸么？”

“我想是的。”伟德闭上了眼睛，他的眼角有泪，嘴角却漾着一丝笑意。

她轻轻的伏倒在他身上；她没有嚎啕大哭，只任由泪水洒了他一身。她知道，在人生的旅途上，她的伴侣舍她先行离去，往后的日子，她将更孤独、更寂寞。

容欣没有回国奔丧，那时她正大腹便便，行动不便，另一个她不能说出口的原因是她和赵立的经济状况并不好，她负担不起来回的机票钱。她打了通长途电话给朱老太太，电话一接通，她就泣不成声的说：“妈妈，妈妈，爸爸白疼了我一场，我竟不能送他的终，我是个不孝的女儿，我对不起他。”

“不要这么说。”朱老太太吸了吸鼻子：“你爸爸这一生别无所求，他只要你快乐。”

“我懂。”容欣止住了哭泣：“妈妈，你要自己多保重。”

伟德下葬后两个月，容欣生下了一对双胞胎。她用长途电话向母亲报告了这个喜讯。

“要是你爸爸还在该有多好！他一直渴望抱抱外孙女呢！”朱老太太哽着声音说。

“我欠爸爸太多。”容欣在电话那一端说：“妈妈，真希望你就在我身边，我想家，想台湾。”

“我不会离开这里。”朱老太太说：“若是可能，你和赵立带着孩子回来一趟吧！你们已经离家很久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的。公公婆婆也希望我们回台小住。我离家已经有三年四个月了。”

通过那次电话不久，容欣写了一封极长的信给朱老太太。信中说赵立因眼疾住院，暂时不能工作。她必须要外出工作赚钱养家，她必须要照顾赵立。那对双生女儿托给保姆照顾她不放心。婆婆答应替她带一个，也只是一个而已。她不知道母亲是否愿意照顾另一个外孙女？

朱老太太很快的给容欣写了回信，她愿意替容欣照顾孩子。她说她还不太老，照顾一个孩子应该不成问题。

容欣没有空亲自把孩子送回来。她委托一个朋友“带”回小琳和小萍。

朱老太太和她的亲家都在机场迎接这对双胞胎。

两个婴儿长得一样漂亮：大眼、小嘴，柔软的头。容欣很仔细，她在每个孩子手腕上都挂了块牌子，每个孩子都穿着雪白的兔子装，外加粉蓝的小披风。

“亲家母。”容欣的婆婆抱起小萍。她是个略胖的妇人，头发梳得一丝不乱，出门的时候，身上永远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香味，她是那种上了年纪也不会疏忽衣着的女人。“你看，这两个孩子真是长得一模一样。我要不是有轻微的气喘病，也不会麻烦你了。”

“哪儿的话。”朱老太太手中抱着的是小琳。“你我一个是孩子的奶奶，一个是孩子的外婆，不都是一样吗？”

“对，对，是一样，是一样。”

“容欣说小萍是姐姐，她早出来十分钟，小琳是妹妹。你决定带……”

“我带小萍好了。”

“亲家母，我住在山上，不方便在台北久留，哪天有空你们也上山去玩玩？”朱老太太说。她抱紧了小琳，才一个多月大的奶娃娃，竟然会用一双滴溜溜的眼珠子盯着她看。

她开始爱上了小琳，真怕亲家母要带回小琳呢！

“你看，我还把家里房间打扫干净，本想请你去住几天的呢！”赵太太说。

“以后再打扰吧！”朱老太太在小琳的头上亲了一下：“小琳小萍是同胞姐妹，我们会让她们常见面的，是不是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小琳小萍自从那次在机场分别后，就没有再见过面。朱老太太好几次想带着小琳去见见她的爷爷奶奶和姐姐，不是她分不开身，就是赵家在请客。小琳每年生日，她都会寄些照片给远在美国的容欣，以及亲家母。

奇怪的是亲家母从没寄过一张小萍的照片给她。也许她不喜欢照像吧！

朱老太太倒是挺爱照像，小琳的生活照贴了有五大本。每年一本，从那些照片上可以看出一个孩子的成长和改变。她真不敢想象，要是没有小琳，这五年的日子该有多孤独多寂寞！

“外婆。”小琳用手推了推朱老太太：“你说妈妈会不会替我买一个洋娃娃回来？那种会唱歌、会走路，还会眨眼睛的洋娃娃？”

“一定会的。”朱老太太把目光放在小琳脸上，好像昨天她还是穿着兔子装，喜欢被别人紧紧抱在怀里的婴儿，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个能说会跳的小女孩？

她站了起来，叹了口气，心中有一点儿矛盾。盼了多久她才盼回了容欣，如今容欣将回国了，为什么她会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呢？

“外婆。”小琳不声不响的走近朱老太太，轻轻的抓住她的手问：“你为什么要叹气？你不高兴吗？”

“噢，没有。”朱老太太半蹲了下来，捧起小琳的脸说：“你妈妈爸爸就要回来了，你外婆好高兴呢！”

“那外婆为什么流眼泪呢？”

“眼泪？”朱老太太用手摸了摸脸颊，这才发现脸上湿了一块，她赶紧说：“大概是砂子吹进外婆眼睛里去了吧！”

“外婆仰起脸让小琳替你把砂子吹出来。”

朱老太太任由小琳用她柔软的手翻开她的眼皮，对着眼睛用力吹了口气。

“好了，小琳，谢谢你。”

“外婆，我们什么时候去机场？”小琳望望外面问。

“我们都准备好了，就等葛叔叔来接我们。”

朱老太太口中的“葛叔叔”是住在附近的邻居，他是兴大农艺系毕业的，三十多岁，长得高高瘦瘦、潇潇洒洒的，爽朗、乐观、健谈。经营一座苗圃，规模相当大。他喜欢研究改良，朱老太太没见过有比他苗圃里更大的玫瑰和仙客来。许多人远从高雄、屏东来买他的花种树苗。

他知道朱老太太的女儿女婿远从美国回来，自告奋勇的要送她们去机场接机。他有辆崭新的别克轿车，他自己说他的驾驶技术是国际水准。

一阵喇叭声在门外响起，小琳冲了出去，口中不住的喊：“葛叔叔来接我们去机场了，外婆，你快点啊！”

“小琳，你请葛叔叔等一会，我拿了皮包就出来。”朱老太太在房里说。

小琳已经迫不及待的钻进了车厢，她口齿清晰的对葛峰说：“葛叔叔，我外婆马上就来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葛峰含笑望着小琳：“你爸爸妈妈要回来了，你高不高兴？”

“当然高兴。”小琳的眼珠子转了转：“外婆也好高兴呢！”

“你爸妈回来了，一定会接你回去。以后你外婆一个人住在山上，必定更寂寞。小琳，你要常常回来看看你外婆哦！”

“我会每天回来看外婆的。我还要带姐姐一起回来。葛叔叔，你知不知道？姐姐和我长得一模一样呢！”

“葛叔叔知道。你和姐姐是双胞胎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。”小琳开心的笑了。然后她看见了从石阶上走下来的朱老太太，她的眼睛都亮了，挥着小手喊：“外婆，外婆。葛叔叔的车子好漂亮哦！”

“可不是！”朱老太太钻进了车厢。她穿了件剪裁合身的

旗袍，脖子上还挂了串珍珠项链，显得素净高雅。等葛峰开动车子后她问他：“葛峰，你什么时候结婚啊？”

“遥遥无期。”葛峰的手紧握方向盘，目光向前平视，他开车一向是很专心的，就像他做事一样。他有个秘密，恐怕是朱老太太一辈子也不会知道的，他从念大学开始就爱上了容欣。

容欣钟情的却是赵立。

他只有把那份感情深埋在心底。

“是你眼光太高了吧！”朱老太太笑笑说。小琳把头靠在她的肩窝上，那种温暖的感觉一直渗进她的骨髓里去。

“其实我的眼光并不高。”葛峰回答。对朱老太太他是打从心里敬爱，他觉得她懂得生活，懂得爱，懂得寻找自我。朱伟德去世后，她仍然经营那座苗圃，不全为了经济的理由，还有些别的理由，有些是他了解的，有些却不是他所能了解的。过了一会他接着说：“伯母，您知道吗？愿意当我的女友的女孩的确不少。她们对我的苗圃感到新鲜，对我的车感到兴趣。当然，我本身的条件并不差。可是要她们住在山上，做个农妇，她们就一个劲的摇头啦！”

“我可不信，大概是你认为没有一个女孩适合做葛园的女主人吧！”

“我喜欢的女孩既要能过宁静的生活，也要能领悟一些我所领悟到的人生境界，而不是一个劲的问：‘葛峰，你的条件很好，你为什么不出国？’或是‘葛峰，山下的世界又大又广，你为什么不下山？’我除了耸肩，还能说什么？我就是爱这片土地，我的理想、热望，甚至鲜血都揉进了土里。这是父亲留给我的土地，是我们自己国家的土地。我若是在外国，我

永不会有踏实的感觉，我若是下山了，我永不会有自在的感觉。”

“我想你是对的。”

“无论如何，总还有一个人了解我。”葛峰感激的说。

车子驶上了宽阔的马路，小琳竟然倒在朱老太太的怀里睡着了。每次进城，她都是这个样子，或许她是属于山上的吧！就像那些扁柏，那些翠竹，那些说不出名字的小草。



“小萍，你坐着别乱动，等会我们就要去机场。”赵太太一边喝水，一边说。这些年她患了糖尿病，老是口渴。

“等会见了容欣，真不知道怎么对她说？她一定受不了这个打击。”赵先生望着呆坐在沙发上的小萍说。小萍三岁以前和别的孩子没有什么不同。三岁生日过后不久，有一天晚上发了高烧，赵太太以为她是扁桃腺发炎，加上那天晚上风雨交加，赵太太就把家中剩下的退烧药喂给小萍吃了后就安静的睡了。没有想到早上醒来，赵太太发现小萍情况严重，两颊烧得像火一样红，眼眶深陷，呼吸急促。赵太太赶紧摇醒了丈夫，冒着大雨送小萍去医院。

“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带她来？”医生诊视小萍后问。

“我们以为她是扁桃腺发炎。”赵太太说：“她每次发高烧都是扁桃腺发炎，加上昨晚上风雨太大，根本叫不到计程车，所以就给她吃了退烧药。”

“照你这么说，我们当医生的都别混了。”那医生皱着眉说：“发烧吃退烧药，泻肚子吃止泻药。要知道成药是不能乱

服的，你们带孩子也太不仔细了。”

“我给她吃的并不是成药，也是上次医生开的。”赵太太辩驳的说。

“药带来没有？给我看看。”那医生说话的口气像个法官。

“在这。”赵太太从皮包里摸出一粒白色的小药丸。

“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药吗？”那医生挂起眼镜仔细瞧了瞧那粒药丸后问。

“不是退烧药吗？”赵先生在一旁紧张的问。

“这明明是安眠药。”

“噢，老天。”赵太太突然想了起来：“我把安眠药放在装退烧药的瓶子里，自己倒给忘了。”

“医生，她到底得的是什么病？”赵先生急急的问。他真没见过这么差劲的医生，病人家属急得要命，他还在那里废话连篇，不赶快替病人治病。

“初步诊断可能是小儿麻痹症。”那医生一字一字的说。

“小儿麻痹症？”赵太太瞪大了眼睛，她感到头晕目眩。小萍绝不会得这种可怕的病。

“医生，请你赶快替我孙女儿诊断诊断吧！”赵先生力持镇定的说。他的手心沁出了冷汗。

“我先给她打一针退烧针，她烧了一夜，恐怕把头脑都烧坏了。”医生站了起来。

没有生这场病以前的小萍就是文文静静、乖乖巧巧的小女孩。她老爱坐在窗前，眼睛老爱望着天空，没有人知道她小心灵里的寂寞和孤独。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和孩子们住在一起？为什么她的爸爸妈妈住在美国？她常在梦中哭醒，梦见爸爸妈妈不理她时，她就这样哭醒。

爷爷并不是不爱她，可是爷爷宁愿和别人在公园里下棋也不愿讲故事给她听。奶奶更忙了，不是忙着吃药、打扫房间，就是忙着打电话约其他的奶奶们到家里来打牌。奶奶打牌的时候谁都不准去吵她。奶奶会摸摸她的头说：“小萍，去和洋娃娃玩，等会奶奶打完了牌，带小萍去公园玩。”

她什么话都不说，抱着她的洋娃娃坐在宽大的沙发里；她有时竖起耳朵听那些奶奶们的谈话，有的她听不懂，有的她听得懂。说来说去都是哪家的女儿去美国深造，哪家的儿子打工一个月能赚二千块美金啦！哪家的儿子通过了博士论文啦！有一次她听见那个瘦瘦干干的何奶奶问她的奶奶：“赵太太，小萍的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她立刻竖起了耳朵，这是她最关心的问题。她听见她奶奶碰了张牌，叹口气说：“谁知道，他们早就说要回来，归期一而再的延误。”

“真亏了你这位奶奶。我啊！把济生姐弟五个拉拔大，不知费了多少心血！现在他们一个个都在国外。我有时难免感到寂寞。有一次济生在信上说要把大孙子送回国来让我带，说得好听说是有什么有个孩子在身边可以热闹些，我马上回信拒绝了。我带孩子可带怕了，济生他们小的时候，我从没好好睡过觉，好好吃过饭。那段日子真不是人过的。”

“你大孙子多大了？”小萍听见奶奶问何奶奶。

“还不到三岁，他下面还有个妹妹。我媳妇家是信天主教的，不作兴节育，现在她肚子里又有啦！在美国那种繁忙的社会，哪能任她这样子生啊！她想得倒好，把孩子送回国来给奶奶带，门都没有。有本事生就有办法养啊！赵太太，你说是不是？”